

封杰 主编

京剧大家统艺

旦行篇壹编



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 京剧教学·艺术家访谈集萃



商务印书馆
The Commercial Press



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 京剧教学·艺术家访谈集萃

封杰 主编

京剧大家艺术录

宋寶羅 目次



旦行篇壹编



商务印书馆
The Commercial Press

2016年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京剧大家绝艺录. 旦行篇壹编 / 封杰主编. — 北京:
商务印书馆, 2016

ISBN 978 - 7 - 100 - 12224 - 5

I. ①京… II. ①封… III. ①京剧—表演艺术
IV. ①J821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00735号

本书为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
“京剧教学·艺术家访谈集萃”项目

所有权利保留。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。

京剧大家绝艺录·旦行篇壹编

封杰 主编

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)
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
三 河 市 尚 艺 印 装 有 限 公 司 印 刷
ISBN 978-7-100-12224-5

2016年6月第1版 开本 787×1092 1/16
2016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6

定价: 48.00 元

京剧大家绝艺录

总策划：刘侗

顾问（按年龄排序）：宋宝罗、王金璐、迟金声、于玉衡、
谭元寿、杜近芳、李世济、梅葆玖、李鸣岩、张春孝、
刘秀荣、萧润增、李长春、孙毓敏、郑岩、叶少兰

编委会主任：刘侗

编委会副主任：刘宝华、黄珊珊、许翠、常立胜（特邀）

编委会委员：封杰、王晓燕、李青、鄂林、薛晓金

主编：封杰（特邀）

编辑部主任：王晓燕

责编：郭涛、张思辰

摄像、视频编辑：杨毅、原野、张鹏、郭洵、刘珂

序

刘 侗

从来没有一种舞台表演艺术像京剧这般讲究。她讲究剧目角色行当分类为生旦净丑；讲究舞台装置彰显不同流派的特点，使守旧充满个性化；讲究演员的表演要充分运用唱做念打这四功和手眼身法步这五法，进行人物塑造和情感抒发；讲究以规范的程式化动作进行人物表演，开展戏剧情境；讲究以个性化的脸谱来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；讲究以不同的盔头和服装来区分剧中人物的身份；她讲究道白，讲究唱腔；讲究在先辈的成果上结合演员自身的条件不断艺术创新……因为讲究，京剧艺术从而博大精深；因为讲究，博大精深的京剧艺术的传承成为一门独特的非常讲究的教学。

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（以下简称“北戏”）就是进行了六十多年京剧艺术教学和后备人才培养的学校。“北戏”的京剧艺术教学充分尊重了艺术规律和艺术教育规律，这就是京剧教学中的讲究。讲究因材施教，讲究艺术实践，讲究规范教学，讲究专家指导教学。“规范教学、专家指导、突出实践、注重创新、服务社会、传承发展”，这是“北戏”鲜明的教学模式，也是京剧艺术传承教学和人才培养的不二法则。因而“北戏”的大门是向社会打开着的，学生们走出去，不断艺术实践，服

务社会，观摩交流，提高自己；专家们走进来，以精湛的艺术滋养莘莘学子，哺育他们健康成长，使之成长为京剧艺术未来的栋梁之材。

打开大门请进来走上课堂的，还应该来自于各个京剧流派、各个行当的艺术大家们的精湛创新技艺与丰厚艺术积累，这些饱蘸着艺术家汗水的晶莹剔透的艺术成果，既是京剧艺术得以熠熠发光的珍贵宝藏，也是启迪和滋养京剧少年们的营养精华。因此，我们专门开展了系统的京剧艺术资料抢救录制工作，着力从众多京剧艺术大家们那里搜集整理艺术结晶，把一批批特色鲜明的精湛技艺汇总成册成图成像，通过学子们严谨规范的学习继承，使之薪火相传，绵延不断。

我们的京剧教育，得这样讲究。因为有什么样的京剧教育，就会有什么样的京剧未来；因为传承国粹，“北戏”有责，责大比天。

2015年5月10日



目 录

吴吟秋	1
于玉衡	16
李文敏	36
王志怡	59
李鸣岩	73
王君青	88
班世超	96
薛亚萍	108
谢锐青	125
沈福存	145
李 莉	158
钟 荣	174
杨淑蕊	192
张南云	207
张敏智	217
周百穗	231
后 记	245



吴吟秋

封杰：大家好，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《京剧大家绝艺录》，今天我们特意请来了八十五岁高龄的著名京剧艺术家吴吟秋老师，就张君秋先生的轶事和张派艺术作一访谈。吴老师，您好！

吴吟秋：您好！

封杰：您作为张君秋先生的大弟子，对张先生一定非常熟悉，您给我们聊聊张先生好吗？

吴吟秋：好。首先要说一说，我这个大弟子不是本事大，是年龄大，我跟我的师父差不到十二岁，他今年是九十五，我今年是八十五，有个周岁虚岁吧。他这一辈子最后能够叫梅程荀尚张，是吧？

封杰：您聊聊张派跟梅派，它的相同之处，您多说一说。

吴吟秋：相同之处，有的唱腔，你比方说《起解》，到了【流水】他是“低头”，梅先生还是“苏三离了洪洞县”。有文章说，“低头”不合适，我说死囚犯走大街上不低头的話，昂首挺胸啊？我说“低头”挺合适的，对不对？我这扛着那么重的枷，我到太原，太原离洪洞多远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是很惨凄凄的，“低头”挺合适的。

封杰：因为一女性更羞愧。

吴吟秋：对呀，羞愧，压抑，内敛都有。梅先生后来到了《贵妃

醉酒》，他改动还是挺大的，头里你能看见有点黄的东西，后来他更多是压抑，当然杨玉环脾气可能也大，你约我在百花亭，怎么你又跑到梅妃那儿，那她现在有点醋吧，是吧？但是张先生的《醉酒》，他里头有的唱还跟梅先生不一样。张先生里头有的东西您听着有点小曲的味道。你比如唱梅先生还有那身段，张先生加了念白似的，就等于边唱边念，这个肯定梅先生没有这么用，那么他是梅先生徒弟，他就也动脑子了，当然跟他那个师承是不是有关系，这个我没问过我先生，但我就听着不一样。

封杰：那等于张先生演了很多梅派的戏？

吴吟秋：我听过他的《生死恨》，还有《霸王别姬》，还有《凤还巢》。你像《女起解·玉堂春》，这是传统戏，不光梅先生演，程先生也演，荀先生还演全本，尚先生也演，但是好像现在一来不是唱梅就是唱张的，是吧？那么我听像《别姬》也好，《生死恨》也好，一听不是梅先生，我能听得出来，那么人家说怎么个不是？你像梅先生那样，他可能要缓气，是吧？张先生就跟说话一样，而且张先生在最早还唱【慢板】，梅先生最早也是【慢板】，那么可能到后来，他中年了，这搁这儿也挺合适，因为京剧是说唱艺术，有的人还说“千斤话白四两唱”。那怎么这回又把话白搁头来了，后来一想有的戏还真是，比方像《祭江》，后面那个【反调】，就跟说差不多了。

封杰：就很清楚。

吴吟秋：给观众交代得很清楚。我就说《起解》梅先生比较慢，张先生比较快，快我感觉这是好的，她魂魄都没有了还跟你慢条斯理，里头外面一喊“苏三走动”，坏了，今儿大概是我的人生终结站了，那不可能慢慢腾腾了。按我现在来说，张先生的声音那就叫天籁之音，他不





《春秋配》，吴吟秋饰姜秋莲

是横着嗓子，让你看都使劲，不是，很松弛。

封杰：怎么松弛？

吴吟秋：他不使这儿的劲，脸红脖子粗，而且毁嗓子。他使的丹田劲，这个在他家里我就发现了。他一吊嗓子，这儿一松弛，他溜溜达达。

外松内紧，他紧着，当然他也富态的，他一吊嗓子，我就在旁边，你看他就很松，他这儿还敲板呢。他肚子也丰满，受影响。梅先生就不用这么做，到梅先生一出来，台底下就沸腾了，当然那时候我也注意了，他没有出场以前，得压点光，等到一喊“苏三走动”，舞台一亮。

气催声嘛。观众就受不了，他还来两个波浪，又糅到乐队里头了，那就没气托不住了。所以这些我们都受影响。

封杰：《望江亭》是上世纪五十年代，从上海回来的时候排出来的。这出戏奠定了张派？

吴吟秋：对，这出戏奠定了张派，但是媒体并没叫张派，称张派好像是“文革”以后。

封杰：那这出戏是不是也奠定了他流派的形成？那就等于说，从《望江亭》之后的剧目，张先生也就“脱梅化张”了？

吴吟秋：对，但他自己从来没说过。

封杰：像里面很著名的【南梆子】那一段。

吴吟秋：他比梅先生的【南梆子】长出一倍来。这个特色，实际它吸收了各流派，我听头一次，我就觉得里头有荀派的。

封杰：那他那时候怎么唱？

吴吟秋：（唱戏）荀先生这种小腔更柔，就是要收，是不很柔啊？他是外柔但内不柔，他的劲不柔。这种很多。



封杰：那他之后又怎么变化的？

吴吟秋：之后那个变化，你比方说那段【二六】里头有小生的东西，但是他很抓人，很说明问题。跟雪涛老师他们一块没闲着，他就告诉我，多熟的戏都在这里头，这叫熟戏生唱，老戏新唱。他是比较典范的，我很受影响。

封杰：张君秋跟何顺信先生，他们一起创造形成了这个张派的唱腔，那他们这个唱腔音乐上有什么特色？

吴吟秋：太有特色了。很多过门，实际上何先生他们那时候的，当然二胡张似云先生，因为他那个音色特别好，张似云先生是我们师父从孟广亨那儿挖来的。他们那时候在电台老用，就梅派的。每天有重点的，他一听，这二胡好。

我们老师也会拉的，他有时候还给我吊个嗓子。我觉得我的老师他老哼哼，我就老听他。那么他跟乐队，开始呢，何先生那个就是，我们说“塞缝”，比如哪儿需要垫头什么，他也都是哼哼。但那个大过门是何先生。

封杰：老是在创作、构思之中。那您说他的新腔呢？

吴吟秋：新腔您看是他的戏里头的腔别人都没用的，都属于。你譬如说，这是很琐碎，包括《红灯记》中“爹爹留下无价宝”。

封杰：那他之后又创了什么？《诗文会》？

吴吟秋：《诗文会》。

封杰：这个戏在舞台上已经很难见到了。

吴吟秋：很难见有几个原因，京剧有两种，一个叫人保戏，一个是戏保人，像《凤还巢》属于戏保人，有好的彩旦能现挂是不是？什么《祭塔》、《祭江》，那就是人保戏，你没有唱，别贴这戏。张很多都



是人保戏，包括《刘兰芝》也是。我印象最深有一天到中和剧场看山东淄博五音剧团演出，戏中有个主旋律，我发现《诗文会》他用上了，原来京剧没有这腔。

封杰：他从那边化过来了。

吴吟秋：（唱戏）这不京剧【导板】的吗，他糅得那么好，而且他从头到尾都有前面这个旋律。所以我觉得，这个成为大师啊，这里头真的是，一个本身的功底很厚，你比方他吊嗓子，一天最少俩钟头，当然如果晚上没戏，一个钟头【二黄】，一个钟头【西皮】。【二黄】必吊的《祭江》、《骂殿》。《骂殿》有张嘴音，有的这个他就出不来了，怎么？整个是张嘴音，他再不会用，使拙劲，嗓子一横就出那个额音了，那最难听了，尤其男旦容易出这音，女的她就顶多用本嗓了。那么【西皮】呢，那就很多了，《武家坡》、《坐宫》最后必调《会审》，（唱戏）他的【快板】是快而不乱，嘴里那个字很清楚。所以我觉得他那个口腔里头，像有的演员，你一看他使劲，他在咬牙切齿，张从来没咬牙切齿的感觉，他那个字就好像珠子在口腔里满是转，说不是，哪儿使劲，哪儿不使劲，这些呢，我们多少是受影响的。

封杰：基本功很扎实。

吴吟秋：一个扎实，一个方法很好。

封杰：吴老师，大家对《望江亭》很熟悉，《诗文会》也是他的代表戏，大家已经不清楚了，您能详细介绍介绍这个《诗文会》里面的唱段吗？

吴吟秋：《诗文会》的唱段很多，几乎都是他的独唱，陈少霖的老生，刘先生就几句，他最特殊的就是在板式方面，他运用得非常灵活，他演的这个角色叫车静芳，是从散的唱，唱完了转到上板，【南梆子】、





【二六】转【流水】。他一大段的板式，【南梆子】又转到【原板】，这个戏它有很多这种情况，但是《望江亭》好像这个时候还不多。

封杰：那您说车静芳唱的？

吴吟秋：车静芳，你比方这儿有一个大段，她哥哥不是骗她吗，她就说，这个你听，实际是【南梆子】，但是呢，她哥哥这里头，你就这儿很长，她哥哥就加话，他那意思，就是我是为你着想，我给你找对象去了，你还赖我。你给找，找我也不认识，他文才怎么样，他们那时候是以文取人的，对吧？所以我就觉得，老师这东西，你看，肯定一听散的，不是【导板】，他从里头走出来，这时候就等于他独唱会了。她哥哥就是垫几句词。你看，你这听，它又没有腔，就跟说话有什么区别呢？所以观众听得不烦。那么这种东西，它在稍微成型了，就把何老师这些聚在一块，磨合。

封杰：那您能把这个完整的给我们唱一下吗？

吴吟秋：完整的呢，可以。因为她在幕后听见她哥哥，借酒，实际就说给她听的，想把她诓出来，好去冒名顶替。这不就是跟【摇板】一样了吗？我是说整个一个【散板】。他就拿那个气她，因为他妹妹比较要强，不至于我做的东西怎么能都不屑一顾，扔在一边，那我得问我哥哥去，我没那么说，我说不住花匠，你怎么听成了什么抛之一旁，好像有戏在里头。你听错了，她这儿有，为何又是在人前丢丑，这个韵白，但是已经有京白了，为何又是在人前丢丑。

封杰：京白、韵白糅在一起，那种“风搅雪”是不是？

吴吟秋：它就不用叫板唱。你看这个，她又唱，她说他们是选婿，这已经不是【南梆子】了，就我替人做，不是我去骗人吗，她不干。所以这种戏，它的文艺层次比较高，但不是所有的观众接受，有的甚至都

听不明白，所以刚才您不是有一句说，怎么后来不怎么唱，就是文化水准高的能接受，还得你这个演员有一定的号召力，觉得你这个演员出来，我就能坐住了。

封杰：对演员要求也高，首先文化素养、内涵。

吴吟秋：你看到没有什么大动作，但是它的一个眼神就很能说明问题。我觉得这些呢，是后学者也不够，自己制造了这些距离。还有你看它有诗，说实在的，这词都是对方念他唱，这不就是独唱会吗？什么【南梆子】、【原板】、【二六】，散的摇的基本都用尽了。

封杰：全给糅合在一起了。

吴吟秋：单单你从老戏里找不着根据，这又新腔了，你要问我哪句是老戏，哪句新腔，说老戏里没有，我就都相信新腔。

它也吸收了其他艺术门类的音乐元素，刚才不是说五音戏吗，当然还有别的，好像也是这个戏，下场，就老生下场那个。这不就，就旦角唱法跟老生用嗓不一样。词我都忘了，就是下场，这场的下场。这儿，那《骂曹》你听说过吗？是有。

封杰：就搁在这里头了。

吴吟秋：但是你听不出来，反正我没听出来。

封杰：就是一个巧妙。张先生那张派有脆、亮、甜，他怎么能够达到这个效果？

吴吟秋：我刚才说，他整个声音，他里头哪儿都用，别像有些人教孩子，你这什么，牙使劲，舌头使劲，他不是那么具体，你譬如怎么叫脆，有的上口字，你比方他又卷得厉害，他又得上膛的前部用，它就脆，为什么呢？青衣一般就是中年妇女以后，再说还有什么雍容华贵了，你演的角色不一样，小女孩可以，你譬如说我演“撒娇”，我也会，





《诗文会》，吴吟秋饰车静芬



但是我现在老了，我就不愿意演那东西了。张先生那个嗓音我认为天赋是一方面，他也用功。所以我跟着观众走的时候，观众老是四个字：好看、好听。好看，他整个好看，知道是个男的，但怎么看都很美，不愿意离开；好听，他从念到唱，他尤其越到后来，京韵越多，他那个——“知”字，“日”字，不那么上口了。

封杰：那他怎么念？

吴吟秋：就近似京韵了，但你一听他又是韵白，他还是京韵不是海派，他别那么使劲字头，就头腹也用的合适吧，他这点，很高。

封杰：那您说他的脆的字还有什么字？

吴吟秋：你比如像“一七”的“言前”的，它都得有脆音，尤其其他那个里边，一个拙劲一个两口子打架。实际铁镜公主对四郎很仁义的，越知道你是杨家我越佩服你，你要看你妈应该，孝顺嘛，可是怎么出去呢？这出关出不了，我得帮他。

封杰：那您说张先生那个亮呢？

吴吟秋：亮这里头就是什么，他那个上膛，而且我觉得这个亮，这里头我当然没有必要去宣传男女性别，他生理上有区别。

封杰：对，这是事实大家也知道。

吴吟秋：而且有人也提这个问题，我不好答，因为我本身也是个男的，我也不可能再上台是吧？亮音就是上颚的后半部那个音，你得力度够，它才能出那个，叫金属声，它就有亮音了，金属肯定是亮的吗。有的字，你要往前推，撒娇的那种，但是张的这东西不多，不能说没有。《梅龙镇》不是很撒娇，你这么个军人调戏我干吗？梅先生那个二本《虹霓关》很撒娇的，他不在那个山上吗？他在这儿，那个杨六郎在那儿，她底下那句老爷子，您怎么不说实话，连脸上带那个脆劲，台底